

法制宣传文章精选

重案·怪案

● 公安部密令追捕的死囚



● 建国以来罕见的
海关走私案

中国文化界
最大贪污案



海南出版社

优秀法制文章精选

重案、怪案纪实

吴建雄 等著

海南出版社

重案、怪案纪实

吴建雄等著

责任编辑 健 岗

※

海南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6印张 110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80590—129—5/D·5

定价：3.20元

目 录

1 公安部密令追捕的死囚…………… (1)

一个极其狡诈、凶狠的死囚越狱潜逃后，凭着他飞檐走壁功夫，在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川五省数千里铁路干线周围杀人越货，无恶不作，频频活动于72个县市境内，整整一年零九个月，我英勇机智的公安干警与之展开了一场十分严峻紧张的斗争……

2 谋杀，动机不明…………… (51)

这是一个貌似荒唐实则可悲的故事，黑色的主人公生长在悠悠澧水河畔，时逢金色年华，却干下了悖逆常理，令人发指的恶剧。

大年三十夜，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嫂嫂，谋杀动机不明……

3 在“暴力型”性犯罪减少的背后…………… (80)

女人们逐渐变得不怕“丑”了，用文雅点的语言说，这实际上是性观念的变化。如果说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妇女还多少受带有较浓封建色彩的贞操观的禁锢，那么现在这种禁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越来越松散了。如今，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不再是会造成轰动的“头条新闻”，以致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时，也懒得去查问是否已婚还是未婚了，摒弃了“失身”等于失节、大于“饿死”的陈腐观念，肯定暗中挽救了不少少女的性命是性观念的进步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现在有时还真有点出格……

4 中国文化界特大贪污案检控纪实…………… (95)

共和国的栋梁岂容铜臭玷污，神圣的文化殿堂岂容蛀虫侵蚀！

贪污受贿，欲壑难填的“女强人”倚仗着她特有的能量，稳稳当当地坐在省唱片出版公司总经理的宝座上，头顶“改革家”的桂冠，手捧大红耀眼的立功证……。自负肃贪使命的检察官采取鲜为人知的谋略和手段，与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一起犯罪金额达四十万余元的特大贪污受贿要案昭然于天下。

5 当代谋杀亲夫奇案…………… (152)

一个中年男子被人残暴地杀死在屋内的床上。然后，他的尸体被肢解成30多块，放进汤锅中烧煮，又拿到自来水笼头下冲洗、晾干，最后，竟放进了他身前使用的冰箱中。惨乎？悲乎？凶手不是别人，竟是他同枕7年的结发妻子……

本文以翔实的材料，记述了当代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桩桩丑行。

6 建国以来罕见的海关走私、受贿案…………… (156)

7 特殊的猎手…………… (170)

8 云南德宏禁毒纪实…………… (185)

1988年4月18日

公安部密令追捕的死囚

万长生



在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川五省数千里的铁路干线周围，一个极其狡诈、凶狠的越狱死囚，凭着他飞檐走壁功夫，象幽灵一般活动在72个县市境内。整整1年零9个月，我英勇机智的公安干警与之展开了一场十分严峻、紧张的斗争……

——《公安部通报》

1988年4月13日，深夜。

墨汁般的雨点倾泻而落，打在地面叭叭作响。巨蛇般的闪电在苍穹中游窜，射出冷森的白光，映出四面蜿蜒起伏的山峦。半山腰一道道布满电网的高墙，形成一个偌大的包围圈，圆形的岗楼露出一排排小窗似的枪口。这就是贵州遵义监狱。

此刻，在关押重刑犯的监舍里，一副苍白的面孔，紧贴黑洞洞的窗口上。他久久地窥探着，见四下无人，从鞋底里掏出一截一寸多长的锯条，象老鼠一样啃咬着窗上的铁栏杆，发出“格吱、格吱”的响声。

“轰隆隆，轰隆隆。”远处的雷声滚过来了。突然，一个霹雳在头顶上炸响，大地震动了，电灯震灭了，大雨瓢泼似地倒了下来。

犯人组长曾令辉从睡梦中惊醒，蓦地发现窗边有一条黑影，他蹑手蹑脚爬近窗口，呀，原来是重刑犯罗志斌，正将那根大拇指粗的钢筋锯断。他吓了一跳，这还得了！他若脱逃，降下罪来，还有好果子给我吃？倒不如抓住他立功赎罪。想到这里，曾令辉猛地向罗志斌身上扑去。

毫无戒备的罗志斌突觉身后生风，便一个鹞子翻身闪到一旁，双手疾出，向来人的左右笑腰穴点去。这一招名叫“双针手”，曾令辉虽然身强力壮，一瞬间却感到身酥力衰，疼痛钻心，哎哟一声，一头撞在铁窗上，折断了一颗牙齿，象团烂泥软瘫下去。

“姓曾的，你敢报告，我就叫你脑袋搬家。”罗志斌揪住曾令辉的头发，压低声音，凶狠地威胁着。

曾令辉吐了一口血，揉着腰半晌没有吱声。

罗志斌换了个口气，“唉，你我兄弟都是落难之人，这

日子要磨到何年何月？”

一句话捅到了曾令辉的痛处，他沮丧地垂下了头。一年前，他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虽然留了一条命，可是注定要在这四面高墙之内蹲一辈子。“妈的，你以为老子心甘情愿蹲笼子？老子日他妈做梦都想飞出这鬼地方。”

“兄弟，人生在世，还不是为了吃喝玩乐，过一天快活日子，胜度十年苦光阴。干脆，跟我跑出去，总不会亏待你，你吃喝玩乐全包在老弟身上。”罗志斌进一步诱劝着。

曾令辉眉头一扬，脸上的笑肌顿时颤动起来。可是当他猛抬头望见窗外两道高高的围墙，头又耷拉下去，他叹了口气：“见鬼，你就是长了翅膀也难飞出去！”

罗志斌把胸一拍，冷笑一声：“我自有良策，自然能带你出去，天无绝人之路，总有你我藏身之处。”

想到漫长的监狱生活，曾令辉害怕了，贪婪的犯罪欲占了上风，他把眼睛一瞪：“好，老子跟你干。”

一阵紧张的准备过后，他俩扳弯窗钎，钻出窗口，连滚带爬翻过了第一道围墙。

“达达达”，远处传来摩托车的声音。我的妈呀！曾令辉吓得“扑通”一声倒在水坑里。

“笨蛋！”罗志斌骂了一句，一把将他拉起来，闪身躲在高压电杆背后。

摩托车渐渐远去。“快走，冒险才能生存。”罗志斌抓住曾令辉，一眨眼蹿到了最后那道围墙。他们伏在墙根，察听圆形岗楼上哨兵踱来踱去的声音。粗心的哨兵以为巡逻车才刚刚开过，便放松了警惕，那轻轻的踱步声淹没在一阵阵咆哮的雷电风雨里。罗志斌把一根绳子系在腰间，再把一根

3尺来长的木棍插在背后，运了运气，躬身蹬脚，一个“旱地拔葱”，“噉”的一声，飞身而上，双手已抓住了墙头。抽出木棍，把电网撑开，解下绳子，把曾令辉吊了上来，自己一阵风似地跳了下去，脚步轻盈，毫无响声……

“跑犯人啦！”一阵急骤的脚步声中有人大声叫喊。

“砰砰！”枪声在半空中响起。

一辆辆警车，一队队摩托车响着尖厉的警笛封锁洗马路、井岗山路和河畔。可是，迟了。罗志斌和曾令辉已窜进了密林丛丛、荒冢累累的凤凰山。

一、龙城追捕

广西柳州，古称龙城，这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城市，象一艘偌大的战舰，在橙黄色灯光的海洋里泊荡着。

市公安局会议室里，弥漫着焦灼的烟云。十多名操着不同口音的公安干警，经过一阵争论，又寂然无声了。他们是由贵州遵义、广西柳州和湖南黔阳等县市公安机关组成的联合追捕小组，追捕两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罗志斌和曾令辉。

担任追捕组长的柳州市公安局刑侦队长，脸色发青，两眼望着墙上那张犯罪分子作案路线图，浓黑的刀眉，不停地上下跳动着。

——4月14日凌晨，四川省綦江县建筑公司54中队财会室里黑漆漆的，忽然出现了两点绿豆般大小的灯光，犯罪分子李志斌和曾令辉撬开保险柜，把一扎扎现金和粮票揣进怀里，然后把一张纸条放进保险柜，象鬼影般地消失在夜幕里。第二天，县公安局侦察员闻讯赶到，一清点现场，人们大惊失色，被盗走现金1470余元，粮票200余斤。打开那张

纸条，歪歪扭扭地写着一首打油诗：“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今夜借钱粮，明日要回家，要问家在哪，离此三千八。”

5月9日深夜，两条黑影乘着现代化的列车，飞快抵达湖南怀化地区黔阳县，他俩来到硃州派出所门前，徘徊片刻，一人躲在墙下放哨，一人“飕”地越上墙头，跳进办公室，撬开柜门，盗走100发手枪子弹、跳刀、持枪证和盖有硃州派出所公章的信笺若干，又信手在桌子上的信笺上写下摇头晃脑的字：“借枪没有枪，实在不大方。子弹我也要，叫你泪汪汪。”

.....

在短短的一个月里，罗志斌和曾令辉这两个强盗神出鬼没，连续作案，弄得社会上谣言四起：

“这两个强盗功夫了得，枪都打不着！”

“啧啧，这恐怕真是飞盗来了！……”

一句句谣传，象千斤重担，压得追捕小组的干警们抬不起头，喘不过气！

正在这时，案头上的专线电话响了。追捕组长抓住电话，立时两眼射出咄咄逼人的火光，他大声疾呼：“目标东风旅社，马上出发！”话音未落，他把胳膊一挥，一阵风似地下了楼梯，跃上摩托车，闪电般地向东风旅社驶去。

东风旅社3楼财会室又发生一宗大案。犯罪分子撬坏保险柜，盗走现金1600多元，粮票1000多斤。从现场痕迹判断，作案者还是罗志斌和曾令辉！

摩托车飞快地奔驰。追捕组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焦躁和冲动。是呀，他作为追捕组的负责人，追捕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抓获犯罪分子，大案反一起接一起发生，今天竟闹到

眼皮底下了！不迅速抓获罪犯，岂不上负于国、下负于民吗？

东风旅社座落在东风西路的闹市区。东有巍峨的马鞍山，西有曲折蜿蜒的黔桂铁路线，北有碧绿的柳江和芳草萋萋的鹧鸪洲。进可取，退可逃，是犯罪分子作案的风水宝地。由于铁路派出所民警动作敏捷，当追捕组长带着侦察员赶到现场时，罪犯罗志斌已被逼上了旅社4楼。追捕组长心里一阵高兴，把胳膊使劲在空中劈下来：“哼，我看你小子还往哪里逃！”

追捕组长抬起头，猛见4楼东边凉台上黑影一晃，忙叫了一声：“糟糕！”拔出手枪，赶到凉台下，却不见了黑影。就在这时，一辆靠在旅社后院的汽车发动了，发疯似地吼叫着向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奔去。追捕组长和他的两位战友猛地踏响摩托车，奋力追去。

汽车和摩托车在公路上箭一般奔驰。为了抓住犯罪分子，追捕组长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位置。摩托车象发怒的雄狮，抖擞精神，全速冲击。距离在缩短、缩短……突然，罗志斌猛地一路刹车，汽车发出尖厉的惨叫，轮胎在路面上曳起一股青烟，戛然刹住。追捕组长来不及多想，把车把猛地朝左一扳，躲过横在路上的汽车，摩托车象一叶轻舟，朝公路下的稻田滚去……

追捕组长和他的两名战友负伤住进了医院，而两名犯罪分子却逃得无影无踪。

二、避风港湾

一辆辆警车呼啸而过，空气也显得冷飕飕的。犯罪分子一次又一次漏网脱逃，引起了各级公安机关的密切注视，把

一张张网撒向了茫茫大海。全国各省公安厅相继发生了案情通报，公安部也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

紧张的日日夜夜过去了，拉了一网又一网，然而，除了水草，只有泥沙！犯罪分子就象那光滑的鲢鱼，一下子窜到了河南省郑州市的金水旅社。

快半夜了，303号房间觥筹交错，叮当作响。房内并不宽敞，成品字形摆着3张床，中间一张小书桌上摆满了卤肉、卤蛋和小香槟酒。靠窗坐着的那人看上去30多岁，胖乎乎的脸庞上架着一幅宽边眼镜，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他满脸红润，显得容光焕发。他叫许辉，是河南省S市检察院经检科的干部。

酒过数巡，许辉斜睨着目光望着眼前两位好客而慷慨大方的“朋友”。

“我叫石维，贵阳环球开发总公司的经理。”一个人说着掏出一张名片递去，又指着另一个人说：“他叫王林，公司业务科长，老红军的后代，父亲是高干呢。”

许辉忙起身握手。

“许兄，高山流水知音少，你我今日有缘相识，也是三生有幸。来，再干一杯。”石维斟满一杯酒，递到许辉面前。

“不行了，快醉了。”许辉摘下眼镜，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

“你这人海量，还躲得过我的眼睛？”石维笑嘻嘻地说。

王林抓起酒瓶，咕冬冬给自己倒了一满杯，大大咧咧地说：“这跟喝糖水差不多，醉个屁！”

“干！”三人一饮而尽。

“许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总经理还蛮有文彩啊！”许辉赞叹道。

“老子不喜欢咬文嚼字，就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最好还有个娘们……”

王林越说越放肆，被石维暗暗地踩了一脚，才收住话头。

“冬冬”！轻轻地敲门声。

“谁？”王林粗声粗气地问。

“公安局查旅社的。”

王林一听，脸霎的白了。

石维膘了一眼窗外，暗暗叫苦。旅社门前屋后到处是警车摩托，他知道被包围了，不是万不得已，是不敢孤注一掷的。他镇静下来，笑嘻嘻地对许辉说：“许兄，你去开门说说。”

许辉本来早想显一显他的能耐，立起身来开门：“请进请进。”

“请你们把证件拿出来。”民警说。

许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工作证递去：“我们都是一块儿的。”

“呵，你们是检察院干部，很对不起，打搅了。”

这位粗心马虎的民警没有认真盘查，就轻易地把枪口上的贼给放走了。

他们来到河南S市，住进了许辉的家。这位麻木不仁的检察干部竟不自觉地把犯罪分子引进了避风港湾，一住就是半月。他也乐得个吃肉喝酒不用自己掏钱。

久蛰地下的蛇总是要露头的。风声渐渐过去，两犯也在S市露面了。六月十七日傍晚，王林在临江旅社门外徘徊许久，吸引他的不是临江的万家灯火，而是旅社一位年轻漂亮的登记员。姑娘名叫李祖珍，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老远就给

人一种亲热的感觉。她正埋头看书，不时抬起头，用那双光彩照人的眼睛望一望窗外。王林象一条色狼，在河边焦躁地走来走去。

晚上十点钟，李祖珍下班向河边大道走来。刚到僻静处，冷不防被躲在暗处的王林从后面紧紧抱住。

“救命……”姑娘大叫一声。

王林忽略了，现在毕竟不是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听到姑娘的呼叫，从河边棕榈树下钻出几个正在谈情说爱的小伙子，一齐闻声追去。王林见势不妙，落荒而逃。他不敢再回许辉家，爬上了一辆南去的列车。

第二天早晨，许辉来到两犯住处，空空如也，那位“经理”和“科长”早没了踪影。他连连跺脚，吓出一身冷汗。原来，罗志斌见曾令辉一夜未归，立刻携了钱粮包裹，不辞而别离开了许辉家。

他究竟要到哪里去？

三、局长夫人的“贵客”

“隆隆隆……”火车在地平线上划了一个巨大的弧形，然后缓慢地停靠在桔红色晚霞笼罩着的大庸车站，屋檐上的几只麻雀，得意地跳着。

罗志斌提着一网袋水果，来到了某局局长家的门前。

他着意整理了一下头发，彬彬有礼地立在门前，**贵用**食指轻轻敲了敲门：“赵姐在家吗？”

一个中年妇女闻声走出来：“谁呀？**呵，是你！**”她的脸倏的红了，兴奋中带着羞涩：“罗青，快进来！”

这是间三室一厅的住房，室内布置井井有条，各种家具都是最流行的自然色，显得淡雅不俗。“罗青”品着茶，注

视着墙上的那幅岳麓红枫的油画，脸上现出一种讥讽的神色，一种奸诈的阴影。

半月之前，他们相识在怀化开往长沙的火车上。

车刚靠站，旅客象潮水般的拥去。她提着大包小包，挤得满头大汗，刚一上车，却不知被谁的屁股摆了一下，使她重心失去平衡，往车下栽去。突然有人伸出一只臂膀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是他！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他很年轻，顶多不过二十八九岁吧，长得眉目清秀，中等个儿，一张白晰的脸庞格外讨人喜欢：“谢谢！”

“没关系。一个人去长沙？”

“嗯。”

“我帮你提。”

“太感谢啦！”

车厢里挤满了人，没有空余的座位了。他领



着她钻到最后一节车厢，一步跨在人群前面，抢了两个临窗的座位，招呼她：“快坐这儿。”

她很感激，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窗外的绿色欢快地打着旋儿向车后逝去。啊，多么象那易逝的青春年华！她叹了口气，拢了拢因为挤车而纷乱的鬓发，掏出手帕轻轻地揩了揩额头的汗水，带出一缕温馨的香气。

她抬起头来，突然发现他正盯着她，好象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目光里满含着热烈的期待之情，她浑身发热，把裙子朝膝下拉了拉，尴尬地笑了。

她暗暗扫视了一下自己着意打扮的发式、衣着、线条，有几分得意：1米60的个儿，很合体地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衬衣和一条苹果绿的高压百褶裙，戴着白色胸罩的丰满的胸脯从衬衣里清晰地透视出来，分明流荡出一股不甘寂寞的意绪和很强的女人的诱惑力。她一抬头，又一次碰见他那灼热的、挑逗的目光。这目光象两条游蛇在她身上溜来溜去，似乎穿透了她的心。她心迷神荡，两眼盯着脚尖，故作姿态地把左腕上的钢皮表带一忽儿翻过来，一忽儿弄过去。

“给你！”罗青微笑着把一只削得干干净净的苹果递到她手里，他的膝盖顺势向前靠了靠，紧紧压在她的大腿旁，闪烁其词地说：“见到你，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她的心颤抖着，甚至仓惶起来，她实在缺乏勇气，无力拒绝这美好的表示……

枫叶纷纷飘落。在岳麓山的树林里，她向他诉说着：她的丈夫——某局长是一个比她大十八九岁的老头子。老头子能给她什么呢？金钱、荣誉和廉价的奉承，然而她都厌倦了，她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心中的欲求却得不到平衡……

罗青听着，狡诈地挑逗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新的生活就在眼前。”

她的脸红了。

“不知为什么，我看见你的微笑，就想到达·芬奇的那幅《蒙娜丽莎》油画，笑得那样甜，那样年轻……”

“我还年轻？”话音里有几分忧郁。

“真的，我看你顶多三十岁。”

“不，我比你大得多。”

“比我大？我都三十五了。”他故意说大了五岁。

“刚比我小一岁。”她高兴起来，把实际年龄削减了三岁。

“真看不出。”他抓住她的手装模作样的搓弄着，重重地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我太激动了。”

“看你，别……别这样。”她喃喃地说着，身子却紧紧地倒在他怀里。

他推开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她似乎受到了嘲弄，脸红得发亮，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哎，三十老几的人了，我还没固定工作啦！”

“啊？”她很意外，马上又笑了：“你到我们大庸去，包管给你找个满意的工作。”她想到了丈夫的那块还很有魅力的牌子。

“当真？那太好啦……”罗青连眉毛都抖抖地笑了。

“嘻嘻，你来得真巧。”赵姐望着正在观赏油画的“罗青”，想到丈夫刚刚出差，喜形于色。

“工作给我找好了？”“罗青”问。

“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心里什么也没有。不为工作，你还会上这儿来？”